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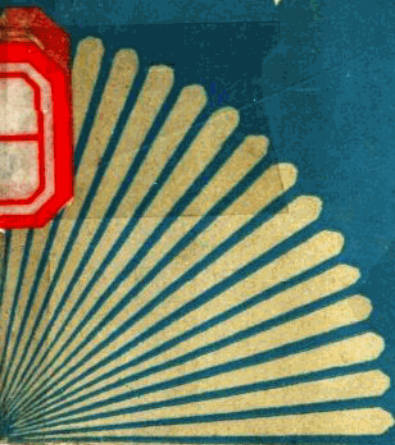
中学生文学欣赏

中国文学专辑

第八辑



新蕾出版社



中学生文学欣赏

中国文学专辑

〔津〕新登字(90)004号

责任编辑：晓冬

中学生文学欣赏
中国文学专辑
第八辑
金 梅

*

新 蕾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12 插页2 字数182,000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5307-0975-5/I·246-(北)

定 价：4.95元

▲ 中学生文学欣赏 ▲

主编 鲍昌

李知光

中国文学专辑

主编 金梅

编者的话

单是准备报考大学中文系的中学同学，单是准备或正在从事文学创作和其它类似工作的人，才需要多读一些文学作品吗？答案当然应该是否定的。

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具体到每一个人，是否文明，文明的程度如何，这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综合性的考察，而文学的素质怎样，则是考察的内容之一。

人类的科学文化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两种看似相反对立，实则相辅相成的现象：一方面，学科的分工愈来愈细；另一方面，学科与学科之间，又呈现出一种相互交叉融合的状态。任何一门学科的繁荣与发展，都得依赖于其它学科的诱发与推动。科学与文学，好像相距很远。按照历来的说法，一个靠的是概念的演绎与推理，一个则靠形象的思维。但是，近代以来的不少大科

学家，都在用切身的体会证明着：作为文学创作特征之一的形象思维，对科学上的发明与创造，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文学创作也同样离不开科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家，如果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情景一无所知，他就难以反映出当今社会的趋向与特点。也不能准确而生动地剖析现代人的生活、工作、思维和心理方式，描绘出他们的思想性格特点。

那么，在文学本身的范围来说，人才如何造就，创作又如何繁荣呢？个人不断地提高文学修养，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其周围，如果不能形成一种浓重的文学气氛，虽天才横溢，他亦难以生长；而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如果缺乏一种广阔深厚的文学环境，虽有良好的愿望、急迫的心情，创作也是很难真正繁荣的。

基于以上这些认识，我们编辑了《中学生文学欣赏》丛书，分为“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两种专辑。

本辑系中国文学欣赏部分。拟以介绍中国现代文学为主。所谓中国现代文学，是指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这三十年间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在我们的印象中，关于中国文学，平时大家较为注意的是古代

的和当代的作品，对现代创作，好像有些忽视了。这种现象需要克服。在现代文学中，包含着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而当代文学之得以发展提高，与现代文学的影响有关。

为了让读者同时欣赏到不同阶段和不同风格的作品，本辑在处理有关原作（主要是中、短篇小说）时，既不按历史顺序，也不以作家为单位分册，而采取一种“多角的”和“大交叉”的编法。每一辑中，选登若干位作家的作品，加以分析介绍。还力争发表一篇具体形象地描叙一位作家的生活和创作情景的文学传记，以增加大家阅读的兴趣。

目 录

- 伤逝·····鲁 迅 (1)
 《伤逝》赏析·····卢 今 (28)
- 周作人散文四篇····· (38)
- 美文
 喝茶
 上下身
 乌篷船
- 《周作人散文四篇》赏析·····林道立 (50)
- 栗子·····肖 乾 (58)
 《栗子》赏析·····方锡德 (74)
- 没有祖国的孩子·····舒 群 (81)
 《没有祖国的孩子》赏析·····田师善 (109)
- 饥饿的郭素娥 (节选)·····路 翎 (118)
 《饥饿的郭素娥》赏析·····甘 寞 (280)
- 民族之魂——鲁迅 (传记)·····卢 今 (290)

伤 逝

——消生的手记

鲁 迅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会馆^①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不但如此。在一年之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

① 会馆，旧时都市中同乡会或同业公会设立的馆舍，供同乡或同业旅居、聚会之用。

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于是就看见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

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随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只是耳朵却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而且囊囊地逐渐临近，——但是，往往又逐渐渺茫，终于消失在别的步声的杂沓中了。我憎恶那不像子君鞋声的穿布底鞋的长班^①的儿子，我憎恶那太像子君鞋声的常常穿着新皮鞋的邻院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

^① 长班，旧时官员的随身仆人，也用来称呼一般的“听差”。

莫非她翻了车么？莫非她被电车撞伤了么？

……

我便要取了帽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曾经当面骂过我。

蓦然，她的鞋声近来了，一步响于一步，迎出去时，却已经走过紫藤棚下，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她在她叔子的家里大约并未受气；我的心宁帖了，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①……。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我后来也想，倒不如换一张雪莱淹

① 伊孛生 (H. Ibsen, 1828—1906) 通译易卜生，挪威剧作家。泰戈尔 (R. Tagore, 1861—1941)，印度诗人。一九二四年曾来过我国，当时他的诗作译成中文的有《新月集》、《飞鸟集》等。雪莱 (P. B. Shelley, 1792—1822)，英国诗人。曾参加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因传播革命思想和争取婚姻自由屡遭迫害。后在海里覆舟淹死。他的《西风颂》、《云雀颂》等著名短诗，“五四”后被介绍到我国。

死在海里的记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罢；

但也终于没有换，现在是连这一张也不知那里去了。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其时是我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她也完全了解的了。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送她出门，照例是相离十多步远，照例是那鲇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又紧贴在脏的窗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小东西的脸，加厚的雪花膏。她目不邪视地骄傲地走了，没有看见；我骄傲地回来。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比我还透澈，坚强得多。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于

她能算什么东西呢？

我已经记不清那时怎样地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岂但现在，那时的事后便已模糊，夜间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断片了；同居以后一两月，便连这些断片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我只记得那时以前的十几天，曾经很仔细地研究过表示的态度，排列过措辞的先后，以及倘或遭了拒绝以后的情形。可是临时似乎都无用，在慌张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怍^①但在记忆上却偏只有这一点永远留遗，至今还如暗室的孤灯一般，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

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语举动，我那时就没有看得分明；仅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但也还仿佛记得她脸色变成青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没有见过，也没有再见的绯红；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然而我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没有知道她怎样说或是没有说。

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

^① 愧怍 (nǐ)：惭愧。

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自然连那使我不愿再想的浅薄的电影的一闪。夜阑人静，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我常是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复述当时的言语，然而常须由她补足。由她纠正，像一个丁等的学生。

这温习后来也渐渐稀疏起来。但我只要看见她两眼注视空中，出神似的凝想着，于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窝也深下去，便知道她又在自修旧课了，只是我很怕她看到我那可笑的电影的一闪。但我又知道，她一定要看见，而且也非看不可的。

然而她并不觉得可笑。即使我自己以为可笑，甚而至于可鄙的，她也毫不以为可笑。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她爱我，是这样地热烈，这样地纯真。

去年的暮春是最为幸福，也是最为忙碌的时光。我的心平静下去了，但又有别一部分和身体一同忙碌起来。我们这时才在路上同行，也到过几回公园，最多的是寻住所。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

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事，大半是被托辞拒绝，小半是我们以为不相宜。起先我们选择得很苛刻，——也非苛刻，因为看去大抵不像是我们的安身之所；后来，便只要他们能相容了。看了二十多处，这才得到可以暂且敷衍的处所，是吉兆胡同一所小屋里的两间南屋；主人是一个小官，然而倒是明白人，自住着正屋和厢房。他只有夫人和一个不到周岁的孩子，雇一个乡下的女工，只要孩子不啼哭，是极其安闲幽静的。

我们的家具很简单，但已经用去了我的筹来的款子的大半；子君还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我拦阻她，还是定要卖，我也就不再坚持下去；我知道不给她加入一点股分去，她是住不舒服的。

和她的叔子，她早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然而这倒很清静。每日办公散后，虽然已近黄昏，车夫又一定走得这样慢，但究竟还有二人相对的时候。我们先是沉默的相视，接着是放怀而亲密的交谈，后来又是沉默。大家低头沉思着，却并未想着什么事。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

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

子君也逐日活泼起来。但她并不爱花，我在庙会^①时买来的两盆小草花，四天不浇，枯死在壁角了，我又没有照顾一切的闲暇。然而她爱动物，也许是从官太太那里传染的罢，不一月，我们的眷属便骤然加得很多，四只小油鸡，在小院子里和房主人的十多只在一同走。但她们却认识鸡的相貌，各知道那一只只是自家的。还有一只花白的叭儿狗，从庙会买来，记得似乎原有名字，子君却给它另起了一个，叫作阿随。我就叫它阿随，但我不喜欢这名字。

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我和子君说起这，她也领会地点点头。

唉唉，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呵！

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我们在会馆里时，还偶有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自从到吉兆胡同以来，连这一点也没有了；我们只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②中，回味那

① 庙会：又称“庙市”，旧时在节日或规定的日子，设在寺庙或其附近的集市。

② 谭：同“谈”。

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

子君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我们常说，我们总还得雇一个女工。

这就使我也一样地不快活，傍晚回来，常见她包藏着不快活的颜色，尤其使我不乐的是她要装作勉强的笑容。幸而探听出来了，也还是和那小官太太的暗斗，导火线便是两家的小油鸡。但又何必硬不告诉我呢？人总该有一个独立的家庭。这样的处所，是不能居住的。

我的路也铸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在局里便坐在办公桌前钞，钞，钞些公文和信件；在家里是和她相对或帮她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我的学会了煮饭，就在这时候。

但我的食品却在会馆里时好得多了。做菜虽不是子君的特长，然而她于此却倾注着全力；对于她的日夜的操心，使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来算作分甘共苦。况且她又这样地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

况且还要饲阿随，饲油鸡，……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